

说起家乡的变化,让我深刻印象的是行路。曾经脚下泥泞的路,给了我许多难忘的记忆。

我在安岗学校上小学,学校离我家五六里路。一条直路,上学放学蹦蹦跳跳就走完了,可一下雨就麻烦了。一场透雨,或者连阴雨,黄土路饱含了水,每个行路人都有了优秀的和泥匠。我一天要在能直接垒墙的泥巴里步行五六个来回,■■滑滑,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精神和身体都累得疲惫不堪。有天,我小心翼翼尽量踩着路边稀疏的草走,还是滑倒了。手上、身上、右边脸上全是黏糊糊的泥巴。语文练习册上也满是泥水。我回到家,顾不上洗脸,忙拿布蘸水擦练习册上的泥,却擦坏了练习册。我不知道如何向王老师交代,她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我眼里溢满泪水。父亲说:“一个男人,别动不动就眼泪汪汪的,我们这里是沙地还好,要让你走县北你姥家那里的淤地土路,你还活不活了?”我那时跟随父母去姥家不勤,没有直观淤地土路的概念,多年后我和弟弟骑自行车去给堂舅送大馍,才切身知道了淤地泥泞的厉害。

我家种有一亩多的苹果园。有年苹果成熟,雨来凑热闹,连着下了几天雨,路成了黏糊糊的泥巴。县镇上的小贩进不来,父母心急如焚,母亲半夜还到院子里看天。有天后半夜,我被母亲的喊声惊醒。母亲喊:“好了好了,天上有一颗星星!”我听着母亲欢喜的喊声,很是难过,忍不住咒骂天下雨路泥泞。等天完全亮了,雨又哗啦哗啦下起来了。早饭时,母亲眼睛红肿,说:“这雨不停,苹果咋办呀,就今年结得多。”说着流下泪来。我穿了胶鞋,撑着伞,要与泥泞搏斗着去上学。下午放学回

行路

焦辉

来,我去果园,父亲站在一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下吸烟。我走到他身边,他回头看到我微笑,眼角却有泪痕。我吃了一惊,我刚强的父亲啊。雨哗啦啦下了半个月,有时还刮阵风,熟透的苹果落满地。终于放晴了,泥泞不堪的路完全干却还需要等几天。父亲等不及了,请了村里几个力气大的人,用架子车拉着几筐苹果往十几里地外的镇上送。一辆架子车,两百来斤苹果,六七个壮男人,在泥水里缓慢地行进……这个画面深深地刻进我脑子里,如今想起还是如当年般泪湿眼睛。

有年春节,我和弟弟骑自行车去堂舅家。来回要一百五十里路。我和弟弟起了个早,由于不久前下了场雨雪,路面冻得硬邦邦的。我和弟弟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准备好的礼物和大馍,说说笑笑着上路。有点寒风,骑着车不冷。弟弟在浙江柳市打工,他给我讲厂子里趣事,我当时辗转北京、安阳等地的建筑工地,就给他讲工地上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说些没好好上学后悔话,作为兄长,我惭愧不是好榜样。我辍学进工地好几天了,书包还在初中二年级的教室里。弟弟也是初中辍学外出打工,进入社会才知道没文化等于没羽翼的鸟,难以高飞。去堂舅家的路上我们休息了三次,进入淤地土路,路面还没开化,硬邦邦的。到堂舅家时十一点,日头淡淡地挂在天

上。堂舅心疼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忙招呼矜子做饭。我急着赶路想要走,堂舅不依。我和弟弟只好吃了顿丰盛的饭,才踏上归程。然后,麻烦了。

淤地土路被日头晒暖了,冻土里的水释放出来,黏糊糊的,真是黏。我觉得应该用强力胶水形容比较贴切。泥巴紧紧吸住脚,每一步都能感受到鞋底被生生扯住的力道。没几步,泥就把自行车瓦卡死,车轮不转圈了。我和弟弟手里拎着棍子,走几步捅捅车瓦里的泥。走十几步,还要拿棍子捅鞋底上的泥。这黏泥粘在鞋底,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重到抬不起腿。刺啦,我左脚的棉鞋底被粘掉了。我解下捆礼物的绳子,把鞋底捆在鞋上、脚脖子上。弟弟黑着脸不说话,用力往前走。他再次捅鞋底的黏泥时,抹了把脸上的汗(或是泪),一脚把自行车踢进了路沟里……等我和弟弟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母亲正站在村口等我们。

当然,这些关于行路的难已经是往昔的事了,现在村里已经修了沥青路,路两旁还装了路灯。田地里也修上了几条水泥路。过年时,弟弟开车带我一起去给堂舅送大馍,车平稳地行驶

在宽敞光坦的沥青路上。弟弟学会了数控折弯技术,在厂子里是班组长。我呢,也因为发表些小说出了几本书在北京一家图书公司上班。车里开着空调、放着音乐,我们说笑着,一个多小时吧,堂舅家就在眼前了。堂舅那里也是村村都通了沥青路或水泥路。经过当年弟弟把自行车踢进沟里的地方,我旧事重提,弟弟哈哈笑了。

今年夏天,我回周口参加一个文学活动,顺道回家看看。村南有不少果园,还有些大棚、养殖场,都紧挨着光亮亮的水泥路,再用担心下雨天路泥泞无法通行。大棚和养殖场,是扶贫的成果。以前的贫困户老夏叔,承包了大棚,现在已经脱贫了。他从新买的小货车上下来,满面红光,说:“作家侄子回来了,走,到咱家大棚吃甜瓜去。”当年在泥泞里帮我家艰难运苹果去镇上的那群人里有老夏叔。

果园里的桃子熟了,我看见果园旁有几辆小车。老夏叔告诉我,那是城里来采摘桃子的人,到周末人更多呢。现在路修好了,城里人开着小车来,很方便,一家人欢欢喜喜享受采摘的乐趣。不光采摘桃子,采摘草莓、甜瓜,还采买新鲜蔬菜呢。到了丰收季节,货车直接开到地头,过称装车,方便得很,老夏叔眉开眼笑地说。

如今,我的家乡是明晃晃干干净净坚实的路,是文明整洁的居住环境,是鳞次栉比白墙红瓦的楼房,是晚上文化广场的欢声笑语,是勤劳善良的乡亲们创造的富足甜蜜的生活……

“家乡美”大型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奶奶的目光

生生

奶奶出生在民国时期,饱受贫困之苦,家中兄弟姐妹五个,她排行老二,十六岁那年嫁给了爷爷。奶奶是一位平凡的农村妇女,她不识字,甚至听不懂普通话,但具备中国劳动人民最典型的优良品质,“做人要实诚”是奶奶的一句口头禅。优秀的家风是奶奶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就像阳光和雨露,滋养着家族之树常青。奶奶养育了四个儿子、三个闺女,他们或在商场打拼,或踏踏实实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多多少少都为社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是奶奶从小带大的,她几乎是我童年的全部。奶奶对我关爱既深,期许也大。虽然,我小时候奶奶年事已高,背也驼了,眼也花了,但那时她身体还算硬朗,每天很早起来给我做饭,然后送我上学。每次考试那天的早上,奶奶总会给我炸一根笔直的油条,煮两个精心挑选的鸡蛋,然后高兴地看着我说:“吃一根儿油条两个鸡蛋,就能考一百分!”她还常常坐在家门口,一边若有所思地向北远望,一边对我说:“顺着家门口的路一直往北走,就能到北京了,你长大了也去那里工作吧。”现在看来,我来到

北京发展和奶奶的期许不无关系,这就像奶奶埋在我童年心灵的一颗希望的种子,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了。

“过了十五,年就走远啦。”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奶奶都会一边望着窗外的烟花一边重复这句话。那夜空的烟花时而发出冲天的烈焰,时而发出比星星还弱的微光。“年”似乎对奶奶来说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她期待过年,因为每次过年都有滚烫的热闹和四世同堂的家族大团圆,而这个团圆需要有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长长铺垫。过了这个团圆的佳节,大家又各奔东西,是一场悄然泪下的别离。

站在通往西客站的天桥上,一边茕茕孑立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边追忆往昔的岁月,不知不觉间,夕阳沉重地落下,夜色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清寒随之而起。抬头仰望,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小时候依偎在奶奶的怀里,那时有凉凉的风、高高的树、淡淡的云,奶奶一字一句地说:“人死了,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今天,深邃的夜空多了一颗星星,一闪一闪就像奶奶那慈祥的目光,遥望着我一步步迈向辽阔的未来。

庚子秋情(外一首)

刘均生

秋 醉

仲秋骄阳洒田间，
斑斓万彩如诗篇。
庚子自有丹青手，
润得谷香入梦田。

秋风携雨漫天扬，
夜色轻浸阵阵凉。
醉叶飘飘桂花香，
随处可见金菊黄。

吉鸿昌

韩贞荣

豫东吕潭小镇，
鸿昌出身清贫。
穷家添丁进口，
长幼共克艰辛。
饥饱掺半度日，
勤于演武习文。
岳飞立当楷模，
年少善恶有分。
十八踊跃从戎，
军旅屡建奇勋。
当官不许发财，
父训牢记于心。
铁肩匡扶正义，
赤诚一心为民。
侄子欺男霸女，
凛然大义灭亲。
乐善解囊助学，

尤爱济贫纾困。
难忘一九三一，
华夏骤起风云。
日寇铁蹄践踏，
河山惨遭蹂躏。
奸淫烧杀抢掠，
罪恶滔天作尽。
仁人志士奋起，
何忘深仇大恨。
宁将玉碎赴死，
不为瓦全保身。
英雄从容就义，
正气浩然乾坤。
四海扬波当哭，
五湖泪洒倾盆。
壮举激励来者，
后人永祭英魂。

茶房姑娘

王新良

闻茶香
驻足望
隐约可见茶姑娘
琴声扬
透忧伤
音符飘出竹帘窗
茶房姑娘
最喜你招手模样
每次沿街巡访
我会凝眸一望
茶房姑娘
最赏你靓丽模样
隔窗相视心潮荡漾
禁不住想走进你别致的茶房

品茶香
沁心房
千回百转全身淌
筝音响
声悠长
纤指抚琴诉衷肠
茶房姑娘
最喜你操缦模样
每次走入茶房
我会静静欣赏
茶房姑娘
最赏你泡茶模样
神情专注青春荡漾
禁不住想走进你尘封的心房



我的班主任老师

李扬

他带领大家进行了认真的模拟演练和深入的战前动员。

王老师首先给我们示范了拔河比赛的要领,具体就是“前腿蹬后腿弓,后面的队员顶着前面队员的脚;双手握牢绳,身体往后倾”。接着,又明确了比赛时要用到的战法和技巧。理论讲解结束后,他亲自指挥,让参赛队员和着哨声进行了实战操练。一遍不行,重新再来,直到全体参赛队员动静听令、进退一致,形成了整体合力,真真地像一个人一样,他才作罢。

如果说王老师的战法演练让人不得不服的话,那他的战前动员更加让人佩服。王老师不愧是历史老师,战前动员从古讲到今,从故讲到我、从集体荣誉讲到个人荣誉,讲得参赛的不参赛的男生女生们一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动员到最后,王老师突然声调提高了十六度,问出震耳欲聋的一句话:“(6)班的同学们有没有信心?”同学们喊声震天地回答:“有!”大家的热情被燃烧到了极点。

当总裁判宣布“第一名,(一(6)班”时,同学们顿时欢呼了起来,有几个男同学跑到王老师的身边,大胆地抱起了他。王老师和大家一道欢呼着,脸上的皱纹也随着笑开了花。

高二年级,我遇到了两个班主任老师。一个是年轻帅气的黄伟老师。上学期我分到了二(4)班,班主任是黄老师,教的是政治。没见面之前,同学们想像中教政治的老师一般是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如政治课一样。没想到第一次见了他后,就感觉想像终究是想像,甚至是完全颠覆了想像。

黄老师大概 30 岁,年轻帅气,一双大大的眼睛,还有一张稍长好看的脸,像一个叫梁什么的明星,不,应该说那个明星更像他。黄老师并不严肃,经常笑盈盈地看着我们,眼睛里满是真诚和智慧。因为年龄相差不大,黄老师很快就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玩到了一起。上学期将结束时,因为分文理科,又重新分班,我离开了二(4)班,离开了我喜欢的黄老师。

下学期我分到了二(6)班,遇到了漂亮、有气质的张艳梅老师。张老师 50 岁上下,满头秀发,头发还做了拉丝,微微打着卷,衣着也很讲究,显得时髦而高雅。

张老师教的是英语,或许是英语发音练得太多影响较大的缘故,讲话总有一个“嗯”的尾声。这尾声很长很轻,犹如一首首歌曲的美妙尾音,很是动听。与张老师接触时间久了,一些女生也受到影响,讲话也带了“嗯”的尾声,也很是动听。

英语是一门主课,同学们学得很认真、都很上心,张老师教得更认真、也更上心。早晚自习,只要安排的是英语,张老师都会准时出现在班里,或集体辅导、或个别讲解。若其他老师有事没到,她也会及时补位,认真地辅导讲解。

张老师很是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既是长辈,又像朋友。我们都很喜欢她。

高三年级,我遇到了对学生关心体贴有加的班主任袁东周老师。

袁老师教的是高三的体育课,之前上体育课时经常看到他带着高年级的学生或打球或练器械,因而算是认识他。